

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心得報告

夏歡 日本九州大學歷史空間論東洋史專攻博士生

本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西安之旅是我首次踏上西北大地。高考後填報誌願，父親為我選了歷史學專業，之後在讀碩士、博士時我進而選擇了明代海域問題作為研究方向，故而西北地方於我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場域，是在現實與研究中都未曾涉足的“新大陸”。而此行我正是帶著兒童般的好奇，遊走於西安、寶雞、寧夏等地的古跡與博物館，聆聽了一場又一場關於西北文學、史學、考古、人類學的精彩講座。十余天的參觀學習與田野調查，於我而言是一次豐滿而又新鮮的體驗，這種充實頭腦、豐富知識的過程使我沈醉其中，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作為一名以研究為夢想的探索者，最重要不過開闊學術眼界與提升個人的認識。今年已是我讀博士的第四個年頭、在海外學習的第三年，此間我所接受的學術訓練囿於對文本的解讀，而十分缺少與同仁之間的信息交換——現在在讀學校無討論會、學習會。而本次西安營最大的收獲之一，莫過於每天在接受了大量新的信息之後，晚上得以與同道中的師友交換意見，並能得到及時的反饋。這不僅是一種學術上的探討與切磋，更是一個難得的訓練思維的好機會，閉門三年，今日終於切實感受到了知識在頭腦裏躍動的感覺。

另外一個收獲，是田野調查對我的啟發。我的論文課題是在 16 世紀後半葉明朝所謂“北虜南倭”問題的時代背景之下進行的，而這之前我一直偏重於南倭議題，對於明代北邊政策之走向，尤其是九邊之具體狀態幾無具體的印象，因為這種知識上的陌生故而與北邊相關的研究部分遲遲無法推進。在本次西安營之旅中，有幸到訪了作為明代九邊之一的寧夏固原，在這裏參觀了秦長城遺跡，領略了須彌上佛教洞窟的滄桑與深沈。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主要注意到了兩個元素，第一是長眠於唐代史家墓地中的粟特人，第二是須彌山上元光寺裏明代碑文中提到的番僧住持。現地觀感，極其碎片化，因此我並沒有形成太多具體的想法。不過正是這些宗教、文化元素中的“他者”與“異類”，不斷地提醒著我固原一地似乎有著他的復雜性與特殊性。所謂九邊並不是單純想象中的軍事防禦之橋頭堡而已，更可能是一個雜糅地帶，是沖突的緩沖帶。那麼，在明朝的北邊政策中，除卻顧慮軍事防禦的因素，不同文化元素的處理大體也是形成邊境對策時需要考量重要因素之一吧。

以上，皆是學習上的收獲與感想。而在我寫下這些話時，腦海裏所閃現的一幅幅畫面，全部都是營員朋友與諸位師長的歡聲笑顏——在西安營的十余日裏與妳們共同度過的快樂時光，是我求學路上最好的慰藉，諸位的鼓勵與建議將一直激勵我繼續走下去，謝謝妳們，有緣再會！